

《黑客帝国》中的“救世主”认同 及影片意象分析

文 / 魏可涵

电影《黑客帝国》系列向人们展现了关于未来的另一种可能，即在若干年后的未来，人类世界不仅完全被机器所取代，甚至人类本身也完全被机器所统治，而真实的人类群体仅作为被机器繁殖的胚胎在矩阵中成长并继续无意识地生存在着。在此背景下，诞生了以先知和墨菲斯为代表的觉醒人类，他们试图通过找到救世主尼奥来解救在矩阵中的人类。以《黑客帝国》为代表的科幻电影不断地探讨着一个永恒不变的母题：那就是在未来世界，机器与人的关系。这种探讨本质上是人类对于自我本体的认同问题，同时也正是人类不断寻找自身存在意义的过程。

一、“救世主”的自我认同

认同涉及主体与他者的关系以及自我的身份问题，人们不断地谈论“认同”，其真正的意义在于了解认同是由何人、在何地、何时以及为什么被构建的。正如周宪教授写道：“认同与某种时间和环境中一个人或一个社会群体想象的同一性有关，它关系到一个人或一个群体的存在及他们的延续，关系到它本身而不是其他某人或某物。”我们没有办法将认同一词从整个社会背景中单独抽出去界定，因为认同不仅是一个词语，更是一种伴随着人类社会发展的流动过程。在人类社会中如此，在电影中也是如此。

在电影《黑客帝国》中，尼奥有着双重身份，其第一身份，也是在矩阵中的公开身份为电脑公司的程序员安德森，另一身份是他作为电脑黑客时的身份尼奥，也是墨菲斯所一直寻找的“救世主”。尼奥从自己作为程序员安德森的身份到接受并认可自己作为救世主身份的转变经历了一个自我怀疑并逐渐认同的过程。尼奥对于自我的认知转变是电影情节发展的推动力，而这部分故事也与《圣经》里耶稣基督的经历相互映照。在《圣经》中，耶稣是耶和华神的儿子，即基督。基督的希伯来语发音为“弥赛亚”。据传说，犹太亡国后，上帝将派一位弥赛亚带领犹太人民重返故国并且复兴犹太国，于是“弥赛亚”逐渐成了“救世主”的代名词。尼奥就是电影《黑

客帝国》系列中的“救世主”。从《黑客帝国 I》一开始，导演就通过各种情景不断暗示尼奥的“救世主”身份，其名字“Neo”正是“one”的倒写也证明了这一点。尼奥对自身“弥赛亚”身份的认同过程体现了拉康所谓“镜像阶段”的特点。

“镜像阶段”是雅克·拉康三界理论（想象界、象征界、实在界）中想象界的一部分，也可以看作是拉康精神分析理论的出发点。“镜像阶段”理论针对的是处于想象界中主体的自我形成的阶段，包括原发性认同和继发性认同两个阶段。拉康认为，在“镜像阶段”以前，婴儿并没有形成自我这个概念，婴儿认为自己和客观世界是一体的，同时也无法通过自身感应自我的完整性。因此婴儿想要确立自我，首先就必须得把自己这个“自我”给对象化，而照镜子就是将自我对象化的一个契机。拉康指出，6-8个月的婴儿在镜子里确认了自己的形象会表现得十分开心，这是因为镜中的形象第一次让婴儿将自己和自我统一了起来，并且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完整的个体。但是镜子中的形象严格意义上来说并不是自我，而是自我的“镜像”，是一个他者，拉康称其为“小他者”，这本质上是一种“误认”。自我是通过他者而形成的，通过把他者的形象误认为是自己而形成的。简单来说，就是主体通过身边的“他者”对“我”的认识而逐渐建构自我的过程。但是，不论是镜子中的我还是他人眼中的我都不是真正的自我，因此拉康认为，人永远不可能真正地认识自己，人认识的永远都是“他者”。

镜子在《黑客帝国》中既是一种物象也是一种符号。在电影中，镜像和影像的融合极大地拓展了影像表达的空间。镜子不仅能够映射出人的容貌，还能反映出人的内心态度。当人类在面对镜子的时候，总是避免不了地会产生怀疑：我看到的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吗？眼睛的注视与大脑的追问在镜像中产生了一个交集。例如，在《黑客帝国 I》第 29 分 53 秒时，尼奥准备在墨菲斯的带领下去往真实世界时，他看到了一面碎裂的镜子，他在镜子中看到了扭曲的自我，于是尼

尼奥伸手去触摸镜子，结果镜子把他的手吸了进去，残留的金属液体在他的手上不停地蔓延，最终包裹了他的全身。这个片段表明了此时的尼奥还没有完成对自我主体的认知，而是刚刚进入镜像阶段的原发性认同，他对镜子中的自己感到疑惑，也逐渐开始意识到自己作为一个独立完整个体的存在，但是他将镜中自己的“镜像”与真正的自我混同，本质上是一种误读，但也可以视为一种自我的即将觉醒。在电影中，尼奥开始不能完全认同墨菲斯的想法，并且不相信自己的救世主身份，甚至无法相信自己在矩阵之外的人类身份。根据拉康的“三界”理论，人在经过一定的进化过程后会进入象征界。所以在《黑客帝国 I》里，尼奥在杀死了史密斯之后，获得了重生，完成了自己的继发性认同，他完成了一个黑客向救世主的转变。

二、影片意象分析

1、亚洲元素

科幻电影总是和赛博朋克紧密相连，在这类电影中，常见的元素有：黑客、数字空间、虚拟现实、人工智能、控制论与电脑生化都市扩张、恐怖主义（特别是计算机恐怖）等。在以《银翼杀手》（1982）、《攻壳机动队》（1995）、《黑客帝国》系列等为代表的赛博朋克电影中，总是会出现各种



亚洲元素，让人不禁产生疑问，为什么在赛博朋克电影中出现大量的亚洲元素呢？电影从诞生之初起就与文学密切相关，赛博朋克电影当然也不例外。1984年美国作家威廉·吉布森创作了一部名为《神经漫游者》的小说，在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赛博空间”这个概念，他认为“‘赛博空间’在地理上是无限的、非实在的空间，在其中，人与人之间、计算机与计算机之间以及人与计算机之间发生联系”。这部小说可以看作是赛博朋克电影的先河，他本人也被称为赛博朋克运动之父。80年代的美国恰巧正在经历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国内的经济很萧条，并且延续时间很长。反观日本，80年代的经济异常繁荣，甚至号称可以买下整个美国，而且当时的日本产业中的电子、机器人、人工智能都十分先进，恰恰赛博朋克的背景又是设立在未来。因此，对于那个时候的威廉·吉布森来说，东京就像是未来世界一般，很神秘、很神奇又具有很强的科技感，在自己的书中加入一些以日本东京为代表的亚洲元素也是为了凸显未来世界的科技感。也许是受到了威廉·吉布森的影响，后世的赛博朋克电影中就把对亚洲元素的使用延续了下来。有趣的是，在《银翼杀手》（1982）中，全部是以日本歌舞伎为代表的亚洲元素，但到了《银翼杀手2049》（2017）中，亚洲元素的重点刻画对象从日本转移到了中国香港，这也可能从侧面说明三十多年的时间里中国在世界地位的变化。

在影片《黑客帝国 I》47分53秒时，尼奥和墨菲斯第一次在程序中进行格斗训练，东洋武馆背景墙上出现了一幅写着“速胜日”的字画，此系日文非中文，是描述天忍穗耳命（日本神话中的一位神祇）的。根据《日本书纪》的记述，《古事记》称之为“正胜吾胜速日”，天忍穗耳命。正胜吾胜速日，来源于古日本神话中神的名字，大致代表着正义、克服自己、一刹那之意。可以理解为需要速度、不要错过机会、不论做什么事都要把握关键时刻。在“速胜日”的旁边挂着一幅竹子的水墨画，竹子在中国文化中象征着高洁、坚贞，正直，秉直，在影片中也可以看作寓意着墨菲斯、尼奥等人的品质，他们正直、坚信真理并且宁折不弯，不妥协、不向矩阵里的人屈服。此外，这种不同于彩色油画的中国水墨画也映射了矩阵和锡安的关系，矩阵是一个看起来繁华发达的彩色浮华世界，而在矩阵外的真实世界锡安因为没有了太阳，无比的黑暗压抑，一片荒凉破败。对于西方世界而言，远在另一头的东方世界，或者说亚洲世界，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极其神秘的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种带有危险的吸引力，而这种神秘、危险、力量又恰恰符合了以赛博朋克为代表的科幻电影营造未来世界科技感和陌生化的需求。这种在科幻电

影中对亚洲元素描写的偏好也恰恰显示了西方世界对于亚洲世界的矛盾态度，这是一种既有来自未知世界的吸引力，又有对于神秘异域危险的担忧。简而言之，这种充满着亚洲元素的科幻电影既强调了未来世界与亚洲世界紧密地联系，又在向往与担忧中派遣对于亚洲世界崛起的焦虑。

2、门

在《黑客帝国》中墨菲斯曾把重大决定比喻成门，当他把尼奥领到先知的房间门口时，他说：“我只能把你领到门口，你得自己走进去”。这句话可以理解成一种双关，第一层意思是指他们眼前这个具象的门，第二层意思则是指把尼奥从矩阵里拉出来，带到真实世界里，但是墨菲斯也只能做到这里，因为他没办法强制尼奥的思想，让尼奥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这一扇“门”需要尼奥自己去打开。在影片第1小时9分27秒时，进入先知房间后的尼奥拿起了一把勺子，在弯曲的勺子中看到了自己扭曲的脸，这便是他作为“救世主”继发性认同的开始。门在影片里既指代矩阵和锡安这两个世界的屏障，也指代尼奥自己对于自己身份的认同跨越。

3、墨镜

(1) 面具

眼睛是心灵的窗户，遮住了眼睛，就遮蔽了真实的内心。在《黑客帝国 I》中代理人史密斯两次摘下墨镜，第一次是抓到尼奥后和他谈判，史密斯对尼奥说：“你在这儿是因为我们需要你的帮助”。第二次是在审问墨菲斯的时候，史密斯说：“你知道吗墨菲斯，我要跟你坦白”。这两次的行为都可以看成是一种卸下了伪装的行为，假装或者真实地展现原本的自己。

(2) 防御

在《黑客帝国 I》中，尼奥去救墨菲斯的时候，第一次带上了墨镜，因为他由以前的被动逃脱变成了主动出击，所以在在这里可以理解为他为行动披上了一层防御。影片后部分史密斯在地铁站里跟尼奥打斗的时候，他的墨镜被尼奥打破了，于是干脆把墨镜取下来扔掉，继续打斗，这可以看作一种鱼死网破的心理，扔掉武器，脱掉铠甲，赤手空拳地去搏斗，可以理解为史密斯卸下了自己的防御，准备与尼奥同归于尽。此外，史密斯审问墨菲斯的时候，墨菲斯是没有戴墨镜的，这也是全片除了真实世界锡安外他第一次摘下了墨镜，这就意味着他没有任何可以防御的武器或者装备，被绑在椅子上的墨菲斯看起来十分虚弱，也完全失去了战斗力，但是史密斯却戴着墨镜，这种敌强我弱的关系通过墨镜的隐喻微妙地表现了出来。

(3) 身份的象征

在耗子设计的程序里，人物大多是戴着墨镜的，在这里墨镜是一种不好的象征，意味着程序中的这些人是敌人，对待他们要有防备之心。事实上也是如此，这个程序正是为了训练尼奥在矩阵中也能够保持清醒，认同自己的“救世主”身份。在《黑客帝国 I》的最后，尼奥完成了对自己救世主身份的认同。如果说以前的尼奥是因为好奇选择了红色药丸，被动地接受了事实，那么在影片的结尾他经历了层层磨难，并且也接受了自己的身份，所以才会选择同小分队成员一样在矩阵里主动戴上墨镜，象征着他最终对自己“救世主”的身份完成了认同。

三、结语

二十世纪后半叶到如今不断涌现出的后现代文化思潮对科幻电影的创作起到了理论上的指导作用，这种在电影中对未来社会形态的想象和文化多样性的探索是全球化背景下的一种常态。《黑客帝国》系列电影中所提出的种种哲学问题和多元隐喻已经大大超越了许多科幻电影的思维深度，其中最关键的莫过于在人类社会过程中有关人类与机器的关系和人类主体性的思考。随着科技的不断发展和人工智能的孕育，势必会威胁到整个人类的生存现状。尼采认为人天生具有对生命自我征服的欲望。然而，以《黑客帝国》为代表的科幻电影却为人们提供了另一种可能性——科技的发展速度或许将远远大于人类自我进化的速度。从这个角度来看，《黑客帝国》不仅探讨了未来世界不同权力制度下新人类的主体性，还揭露出了人类在自我进化和科技发展中的两难处境。

【参考文献】

- [1] [美] 威廉·吉布森. 神经漫游者 [M]. 南京: 江苏文艺出版社, 2013,69.
- [2] 余泽梅. 赛博朋克科幻文化研究 [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0.
- [3] 康宗明. 《黑客帝国》中的“真实”问题 [J]. 湖北函授大学学报, 2016, 29(12):193-194.
- [4] 郑红莲. 《黑客帝国》中的隐喻分析 [J]. 电影文学, 2010(06).
- [5] 邹冰. “自我”与“他者”——以拉康的镜像理论解读《黑客帝国》 [J]. 大众文艺, 2018:(09).
- [6] 林滩克. 赛博朋克电影三大母题研究 [D]. 上海师范大学人文与传播学院, 2012.

【作者简介】

魏可涵 (1995—)，女，汉族，河南周口人，湖南工业大学硕士研究生在读，主要研究方向：电影学。